

金鷹擎天錄系列

蕭瑟
武俠
精品
系列

太白
文藝
出版
社

昆崙秘府

上



白帝青后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回龍

昆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電鋸

淬劍練神

青衣修羅傳

I248

10

(1)

昆崙秘府

上

金鷹擎天錄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古老传闻，武林第一高手天灵上人，将夺自东瀛海盗的奇珍异宝及武功秘笈藏匿起来，并绘成“天灵宝图”。此后，各派为谋夺宝图，纷争四起，江湖不得安宁。

武当派掌门人玄天道长于终南山采药时，无意间拾获“天灵宝图”，岂知却被素怀野心的玄清师弟窥得机密，因此而招来杀身之祸。

魔教第一高手“血手天魔”顾明远，为了医治爱子顾剑南的怪病，千里迢迢来到武当山求见玄天道长，履祁连山之约，求取“九转寺命金丹”，不料，却卷入了一场连环阴谋的漩涡之中，并被指为“凶手”！

面对武当高手，顾明远能全身而退吗？

隆冬时节，大雪纷飞，失踪了三年之久的顾剑南突然出现在金缕宫附近。原来，顾剑南跃下悬崖后，被来自密勒池的绝顶密宗高手铁伞尊者所救，并获得他的一身真传。

谁料，当顾剑南查视宝藏图时，竟发现不知何时已被人悄悄调包！更令人吃惊的是，南海“财魔神君”车强已在天灵洞府布下雪獠、蛇蟒大阵，以毒计诱惑顾剑南开启天灵藏宝图之秘……

历经几多惊涛骇浪，出生入死的顾剑南，将怎样摆脱六大门派的暗桩箭矢，顺利取得神功秘笈？

一场惊心动魄的夺宝之点后，真相大白，天灵洞府里既无武功秘笈又无令人垂涎的宝藏，竟只是几句警世的偈语！

毒神龙雨、朴摩天、丹珠活佛格于情势的转变，放弃火并，反而各怀鬼胎联合一起，成立“天下一统门”，想以他们庞大的力量击碎武林各派，达到一统天下的野心……

丐帮帮主萧无临终前赠给顾剑南一册“天灵真诀”，使他冲破生死玄关，达到“龙虎交会”的无上境界，并练成了举世无双的剑罡绝技，成为天下第一高手！

顾剑南正式拜梅花老人为师，获得“名门正派”头衔，凭借手中前古神兵利器“天虹剑”，大破金缕宫而去……

目 录

第 一 章	武当剧变	(1)
第 二 章	夺命金丹	(21)
第 三 章	武林三圣	(40)
第 四 章	金刀血指	(62)
第 五 章	天灵秘图	(80)
第 六 章	转世记号	(102)
第 七 章	月轮斩法	(126)
第 八 章	残琴之操	(155)
第 九 章	天地俱焚	(178)
第 十 章	招魂大法	(200)
第十一章	勾心斗角	(220)
第十二章	华佗神术	(236)
第十三章	岭南幽客	(252)
第十四章	金丝雪猿	(260)
第十五章	金缕公子	(277)
第十六章	钩影经天	(299)
第十七章	血指神功	(321)

感情的巨网是个黑洞。

欲望张开大口，什么也不能把它填满。

昆仑秘府

勒紧的缰绳，低低地压着，你已不知道山张开了口。

清亮的钟声，一阵紧一阵地响起。

横在山路上又弹响回来，余音不绝。

山风呼啸，吹得树叶沙沙作响，走进家门。

武当剧变，整个村的居民。

构划缓缓走，星辰和月亮都出现了。

都初有微光，金蛇。

谁也说不出来，世界像渐渐波动。

星痕初隐，晨雾渐浓。以什么何木青。

茫茫的白雾，笼罩着整个武当山，那高峻的山崖，从雾中隐去，只看到一重重巨大的黑影矗立着。

静谧的原野里，除了几声寂寥的鸡啼外，没有一丝声息，沉睡中的大地，还未苏醒。

清寒的山风悄悄地踱足踏过草尖，连昨夜留下的露珠都未踏碎，惟恐惊扰了在酣睡中的人们。

蓦地，一声沉郁的钟声，震荡在浓雾之中，随着山风传出老远，敲碎了这清晨的寂静。

接着又是“当！当”数声钟响，从武当山上传了出来，这连续不断的晨钟在往日最多也不会超过十声，可是今晨却一直响了二十下，依然没停息。

顿时，山下的村民全都被惊醒了，不约而同地起来披衣，走出门外。

在蒙蒙的晨雾里，整个村子里的居民，全都翘首仰望那隐没在雾中的武当山，不知道山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连续不断的钟声，缓慢而沉郁地响起，那一大群的村民齐都蜂拥到村外，聚集在登山口。

没有一个人说话，全都凝神细听着从山上传下来的钟声，渐

渐地，他们的脸上泛起悲痛之情。

连续不断的钟声，一直敲了四十九响，方始停止，袅袅的余音，随着渐渐淡去的浓雾，消失在天际。

可是那一群聚集在山下的村民，却没有一个散开。

仰首呆呆望着山顶的一个老者，脸上肌肉一阵痉挛，沉声道：“玄天老道长已经驾鹤西归了！”

他这句话一出，那些村民全都垂下头来，人群之中，有些妇人，竟都放声痛哭起来，顿时一片哭声响起，人人落泪。

因为，他们从此再也看不到那慈悲和祥，白髯飘飘的老道长了。

上清宫的住持玄天道长，远近百里之内，谁不知道！前些年，蝗虫过境，附近百里的禾苗被糟塌得干干净净，没有看到一粒米的影子，若不是玄天道长捐出万石白米，谁能免得了流落外乡，饱受饥饿之苦？

尤其这山下村民，耕的是上清宫的田，所受的好处，更是言所难尽，他们又怎能忘了平时一有病痛灾难，都是上清宫玄天老道长施药治好的？

因此，一听那四十九响丧钟，他们不禁为玄天道长的仙逝而痛哭了。

一片凄惨的哭声里，有人开始跪了下来，于是刹那之间村民跪了一地。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蹄声，掩过了低低的哭声，似是暴雨前的一阵密雷，从远而近，飞快地传了过来。

那一大群跪着的村民，齐都被蹄声所惊，止住哭声，侧首望去，只见一匹神俊的栗红马，飞也似地从雾中冲了过来。

他们还未看清马上骑士的形貌，那匹红马已驰至不足六丈之处。

马上骑士眼见这一大清早，山前竟然跪着这么一大群人，似乎出于意料之外，口中惊咦一声，一把勒紧缰绳，却已是不及，那匹健马转眼便冲进人群中。

眼见铁蹄高扬，飞踢而下，那些村民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呼之声，却是未能避开，只好闭目等死了。

蓦然一声沉雷似的大喝，那马上骑士手掌陡劈而下，随着马声惊嘶，他整个身形飞掠而起，落在登山石阶上。

所有的吵杂声都停止之后，一声沉喝道：“你们一大早都跪在这里做什么？”

那些村民全都是双手抱头，伏在地上，一心等着马蹄从身上踩过，却久久未觉痛苦，这一下听到喝声，齐都睁开眼睛向那人望去。

看了这人一眼，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惊呃，赶紧掉转头去。

这一回头，他们便都看到了身旁倒着一匹马，那匹马整个头骨尽数碎裂，白的脑浆和着红的鲜血，洒满了一地，惨状使人不敢一睹。

他们哄然大叫，全都从地上爬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向着村里奔去。

“站住！”

一声沉喝，那走在最后的一个老者已被一只疾伸而来的手抓住，老者浑身一阵哆嗦，猛一回头，便看到那个人眼中射出的犀利光芒，吓得他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颤声道：“好汉爷，饶命！”

那单手抓住老者的骑士闻声一愣，失声笑道：“哈哈！原来你当我是强盗？”

他一把放松了右手，自嘲地道：“世人都爱以外貌取人，难

怪你认为我是恶人了，这也怪不得你，天下之人，莫不是如此，虽然他们知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句话，但却都是凭着自己的好恶来衡量别人的。”

那老者根本没听到他说的话，就算听了，也不会明白话中的意思，他正惊慌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突然听到一个轻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爹！武当山到了吗？”

老者吃了一惊，循声望去，只见那丑怪大汉左手托着的大竹篓里，竟伸出一个人头来。他倒吸一口凉气，还当是自己眼花了呢，退了一步，定神望去，只见那果然是一个小孩子的头颅，此时正睁着有如晨星般的黑亮眼珠，诧异地望着自己。

老者不由自主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赞赏：“好一个俊俏的儿子。”

那个孩子长得确实俊俏，黑亮的瞳仁，挺拔的鼻子，朱红的双唇，再配上斜飞的剑眉，头上顶着一个冲天小辫子，整个脸颊有如粉雕玉琢似的，逗人喜爱。他此刻正睁大了眼睛，凝望着这个老者，道：“爹，他是谁？为什么这么早就站在这儿？”

那丑怪大汉道：“剑南，爹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在这儿，我正要问问他。”

那老者愣愣地望着站在面前那有似山神样的丑怪汉子，暗忖道：“天下怎有这种怪事？这么丑的人，会生出如此俊俏的儿子……”

敢情那大汉身高足有八尺，一张脸孔有似周仓，乱发似草，虬髯如针，再加上左脸上一条长长的刀疤直达下颏，形象恐怖之至，偏偏他又穿着一袭大红的长袍，手里托着一个大竹篓，猛一看去，有似恶鬼山神，怪不得那些村民会吓得飞奔而逃。

老者呆呆地望着面前这一大一小，一丑一俊的两个人，一时倒忘了逃走。

那个大汉微一颌首，道：“老丈请了，在下顾明远，因有要事赶赴武当，是以沿途纵马急驰，不料贵村人正挡在路途，以致一时不及停辔，使得老丈等受惊，多有得罪，尚请宽恕。”

这老者还没想到如此一个魁梧大汉，竟会说出这么客气的话来，不由得将心中那股骇怕的念头抛去。

他躬身道：“真不敢当，说起来是我们的不对，这么一大清早，便挤在路上，害得大侠你损失了一匹马……”

他的话还没说完，那叫剑南的孩子惊叫道：“爹！你把大红杀了？”

顾明远眼光掠过那倒在地上已经死去的红马，脸上掠过一丝歉然之色，道：“若非如此，那么至少有十几条无辜的性命便要丧在它的铁蹄之下，所以我不得已只好将它毙了……”

那叫剑南的孩子望着死马，眼中泪水滚动，道：“爹，你看到路上有人，为什么不把缰绳拉紧，我知道大红最乖了，它一定会立定不跑……”

“唉！”顾明远叹了口气，道：“孩子，我知道大红驮着我们从天山赶到武当，日夜奔驰，功劳不小，可是我是急于赶上武当，加上早晨雾也太大了……”

那孩子藏身在竹篓里，听了这番话，泪水已夺眶而出，忍不住低声地抽泣着。

顾明远伸出袖子轻轻地擦拭着孩子的脸，沉声道：“南儿，别哭了，你记不记得五个月前玄天老道长告诉你的话？”

顾剑南点点头道：“记得，他说只要找到天山雪莲，配在武当的九转夺命金丹里，就可以治好孩儿的病。”

“是啊！”顾明远怜爱地抚摸着自已孩子的脸颊，道：“只要你的病一好，那么爹一定替你找一匹比大红更好的小马给你骑，那时你能够走路了，就可以亲自骑着马，在大漠里奔驰。南儿，

你说该有多好？”

顾剑南脸上现出笑容，道：“爹，孩儿真希望马上就能够下地走路，而不必让爹您每天背负着，孩儿心里真难过。”

顾明远笑道：“哈哈，小家伙，你倒真是个孝子，晓得爹为你所费的苦心……”

顾剑南黯然道：“都是孩儿害了您老人家……”

顾明远微微一愣，随即放声笑道：“哈哈，你倒怕你老子老了，抱不动你是不是？别说你，我就算带个两三千斤的东西又有什么关系？好在武当山已经到了，雪莲、朱果也都找到了，来，我们爷俩这就上山去……”

他托着竹篓，正要转身上山，那一直站在一旁，愣愣地望着他们爷儿俩说话的老者出声道：“大侠请稍停……”

顾明远哦了声道：“老丈还有什么事吗？”

那老者道：“这位是令郎吧，他是否身有重疾，需要玄天老道长医治？”

顾明远沉声道：“不错，小儿出生于漠北冰天雪地之中，因幼时深受风寒，是以半身血脉不通，至今已有十四岁，依然无法行动，在下遍访名医都无法医治，幸蒙玄天老道长应允，亲自替他炼丹，所以我从天山准备了应用的药物，赶赴武当……”

“啊！”那老者脸上泛过一丝惋惜之色，他没有想到那么俊俏的一个孩子，竟然是个残废。

他不由得从心底起了一阵叹息，忖道：“老天对人也太苛刻了一点，像玄天老道长那样的好人，竟然如此早便驾鹤仙去，不能多留人间片刻，替这残废的孩子医治……”

顾明远见那老者默然不语，诧异地道：“老丈到底有何指教？”

那老者叹了一口气，道：“大侠恐怕来晚了！”

“什么？”顾明远浑身一震，沉声道：“你说什么？来晚了？”

那老者点点头道：“大侠来时是否听到武当山上传来的钟声？”

顾明远双眼之中射出一阵如电的冷芒，定了定神道：“不错，莫非那阵钟声……”

那老者垂下头来，黯然道：“丧钟声响四十九下，玄天老道长已经仙去了……”

顾明远好似遭到雷击，浑身陡然一震，整个人都呆在那里，这些年来所抱的希望，在这一刹之间，便完全破灭，怎不使他心中难过？

他猛然大吼一声，右掌一扬，朝着石壁劈去。

那老者只见顾明远猛地大吼，还以为他失望之下发疯了，心中大惊，正要说话劝他几句，已看到他手掌扬起。

这时旭日初升，那只手掌一片朱红，宛如涂上血样，映着旭光，闪出一片潋潋的红光，恐怖之至。

这老者两眼睁得很大，吓得嘴巴都闭不起来，耳边响起一声尖锐的厉啸，只听轰然一阵大响，石壁上碎石纷纷坠下，一个清晰的血红手印正印在上面，深达三寸。

这老者一颗心几乎从口里跳了出来，大叫一声：“哎哟，我的妈呀！”

忙不迭地，跌跌撞撞地连爬带滚，向着村里爬去，还不到十几步远，他已无力再爬，晕死过去。

确实，别说是这么一个村老儿，就算武林中高手在此，一见顾明远这印石三寸的“血手印”，也都会为之惊骇，而不敢动弹。

顾明远一掌拍出，右足重重地在地上一跺，恨声道：“老天呀，你对我顾明远也太残忍了！”

藏身在大竹篓里的顾剑南咬住嘴唇，强忍住心中的失望，

道：“爹，你别失望，我们还是上山去看看，也许是别的道长……”

顾明远心中掠过一丝曙光，忖道：“但愿这一阵钟声不是为玄天老道长而敲的，也许他没有死……”

他一咬牙，道：“剑南，我们上山吧！”

话声未了，他一个大旋身，有似一片红云飞起，飞也似地向山上跃去。

转过山崖，石阶路尽，迎面一座高有丈许的大石竖在路旁，两个年轻道士正在低声说话。

他们一瞥见顾明远飞掠而上，身形一动，两个人已挡在路上，单掌一立，打了个稽首道：“无量寿佛，施主请止步。”

顾明远脚下一顿，沉声道：“在下顾明远，有事需至上清宫面见掌门玄天道长……”

那左首的年轻道人打量了顾明远一眼，目中露出惊骇之容，道：“施主是血手天魔？”

顾明远颌首道：“在下远从天山而来，专程赴玄天掌门人之约，尚请道长……”

那两个年轻道士脸色一变，相互观了一眼，说道：“敝掌门人已于昨夜子时仙去，玄清师叔已下令谕，三日之内，不许任何人上山，尚请前辈原谅。”

血手天魔顾明远脸上肌肉一阵抽搐，长叹道：“天意如此，夫复何言？”

他垂首望了望坐在竹篓里的孩子，沉声道：“在下远从天山而来，万里奔波，就为一见玄天道长，如今虽然贵掌门人驾鹤仙去，老夫却不愿就此回去，能否禀告贵师叔，请容在下亲见贵掌门人遗容一面？”

他这番话说得和气之至，那两个道人听了相互对望一眼，不

禁发出诧异之色。

因为江湖传言，血手天魔心狠手辣，杀人无数，一身魔教绝门功力，举世无双。据说他横行天下二十年，除了十五年前在华山与一代剑圣梅花老人挑战时败了一招，留下脸上疤痕之外，从未遇到敌手。

虽然他到处树敌，可是一方面由于他功力太强，一般武林高手，自知不是对手，不敢找他报仇；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行踪飘忽，居无定所，不易找寻。

所以他一直逍遥江湖，无人敢挡其锋锐。不过近几年来，血手天魔很少现身江湖，也无人知道他隐居何处，所以江湖人士对他渐渐地有些淡漠了。

不料此刻他竟会出现于武当解剑岩前，而且指明是与武当掌门玄天道长互相约好的。

这怎么不令他们感到惊奇？

那左首的道士名唤松风，他看了师弟松月一眼，道：“前辈能否在此稍待片刻？等贫道放出信号请示敝师叔。”

顾明远略一犹疑，道：“好吧！”

他说着话，缓缓向那块刻有“解剑岩”三个擘窠大字的岩石走去。

松月转身从石碑后提出一个竹笼，把里面的鸽子拿了出来，交给松风，当下两人匆匆地将一张写好的小纸条缚在鸽腿上，然后将鸽子抛往空中。

望着展翅飞去的鸽子，顾明远忖道：“武当不愧被称为武林中两大正宗门派，与少林齐名，声震武林，看这两个小道行事谨慎，动作灵活，便可知武当门规之严……”

他走到解剑岩的石座旁，将手中竹篓放下，对坐在篓里的儿子道：“剑南，你可要看看天下有名的武当解剑岩？”

顾剑南自里面探首而出，睁着乌溜溜的眼睛，望着那高有丈许的大石碑，问道：“爹，为什么叫作解剑岩？”

顾明远微笑道：“武当始祖张三丰，乃一代宗师，他一身功力举世无双，在武当山手创武当派，发扬武学，修真崇道，成为玄门正宗的主脉，后世武人为了表示对张三丰祖师的崇敬，就在武当山立一解剑岩，相约不许佩剑上山。”

顾剑南轻轻地哦了一声，目光闪过那两个年轻道士身上，问道：“爹，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这两个道士背上还持着宝剑呢？”

顾明远笑道：“傻孩子，这是他们自己派里的人，怎么不可以带剑呢？”

说话之间，他已看到解剑岩后的石案，摆着五六柄长剑，其中一柄长剑怪异之极，较普通的剑尤要长了许多。

一般长剑的长度是三尺六寸，短剑二尺八寸，惟独那支剑足足有四尺七八寸长，加之剑鞘又狭，鞘上满是松纹，看去醒目之极。

“咦！”他暗忖道：“这不是崆峒掌门乌道人所佩的传派之宝‘蛟龙剑’吗？乌道人和玄天老道长有如死敌，向来都互不来往，怎么他今天亲上武当山？……”

他心中略一思忖，道：“崆峒掌门乌道长什么时候上山的？”

他这话问得突然，那松月道士不假思索，应声道：“乌掌门人是昨晚到的，他是和峨嵋掌门罗叶大师一道……”

他的话声未了，松风沉喝道：“师弟，你……”

顾明远见那松月被松风这一喝，脸色立即一变，到口的话立即咽了回去，不由得心中起了一阵疑窦，因为据他所知，罗叶大师已有十年没与玄天道长交往过。他暗忖道：“莫非是乌道人和罗叶大师联合起来寻衅武当？但是这样的话，武当山不可能会如

此宁静……”

他在半年前与玄天道长相遇于祁连山，也许是缘份的关系，玄天道长一见顾剑南便非常钟爱，当时曾答应采集灵药炼一壶九转夺命金丹替顾剑南疗治半身不遂，经脉不通之病。

由于顾剑南出生于漠北冰雪之地，酷寒深入经脉，所以必须要有天山雪莲与海南朱果作为药引，方能炼成稀世灵丹。

玄天道长曾言及顾剑南只要服下丹药，再由两个玄门正宗高手以内力为他打通塞闭的经脉，这十四年的重病，便可立即痊愈，而且今后习武有事半功倍之效。

不然，那股寒毒入侵心肺，顾剑南将活不过十六岁！

顾明远由于本身出身于魔教，所习内功，系采取旁门激进之法，不能够亲自动手，有缘遇到玄天道长，且蒙答应为儿子医治绝症，不由欣喜若狂。

他费了不少功力，在海南剑派的围攻下，取得该派仅余的一颗朱果，后来又独闯天山，以成名武林的绝艺“焚心刃”力败天山神剑狄君左，赢得一颗千年雪莲。

因为五月之期将到，所以他日夜快马赶来武当，谁知在他刚刚赶到武当山，那善心的玄天道长却已仙逝了。

他本来并不是怀疑武当掌门玄天道长的逝世有什么不对，只是叹息自己的希望遭到破灭，想要看看玄天道长的遗容。

另一方面他也是想到那有关顾剑南生死存危的九转夺命金丹，试探一下，是否能够得到……

可是眼前他却发觉玄天道长生平所最厌恶的两个人，正好在去世时上山。

若是玄天道长之丧传遍天下，举行丧礼时，乌道长和罗叶大师登山拜祭还有可说，可是他们却偏偏是在玄天道长仙逝之夜登山。

有什么原因使得崆峒掌门和峨嵋掌门连夜赶来武当？

如果说玄天道长病危之时找他们相见，倒可以说得过去。但是玄天道长生平最相洽好友昆仑掌门玉真子却怎么没被相召？而这两个他所痛恨的掌门人竟会被召唤上山？

看来这个理由又说不过去，也无法成立了！

顾明远脑海中飞快地转过无数的念头，也无法找出乌道人和罗叶大师连夜奔上武当的原因。

他目光冷静地凝注在那两个道士身上，只见松风赶忙走到解剑岩后，将那几柄长剑用布包好，放在石案底下的匣子里。

他冷冷地道：“松风道长，难道你还怕老夫抢了这几柄剑不成？”

松风脸一红，道：“不，前辈请别误会，本门对武林人士在解剑岩解下之剑，必需保管妥善，以备下山之时交还。昨夜因掌门人骤然仙去，所以一时不及收好……”

顾明远目光一烁，道：“你说贵掌门人骤然仙去？莫非他本来是没病没痛，突然去世的？”

松风不悦地道：“人之生死，全由天定，谁还能预先知道死期？掌门人虽然得道多年，却也无法预知仙去之期呀！”

顾明远嗯了声道：“你说的一点都不错，人都不能预知未来，怎能知道自己死期？不过老夫在奇怪，以玄天道长修为之高，道行之深，怎么只活了七十多岁，只记得五月之前在祁连山见到他老人家时，看他身体健朗，精神抖擞，想不到……”

他叹了口气长气道：“真是天道无常，可叹！可叹！”

那两个道士默默不语，望着顾明远，不知他为什么说出这番话来。

顾明远叹完了气，又问道：“不知玄天老道长是昨夜何时仙去的？”